

金瓜石礦山文化景觀再覽

Re-rea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Jinguashi Mining Sites

波多野想
琉球大學國際地域創造學部
翻譯：詹慕如

摘要

金瓜石礦山作為文化遺產具備何種價值？是否如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述，在於礦山開發這種發展性層面？就某方面來說這確實無誤。事實上自從田中事務所和藤田組進行了大規模開發之後，生產量確實持續擴大。

然而此種現象只論及礦山之產業層面的說明，並未包含唐突出現以礦山城為中心的地區社會，以及轉變為受支配物質環境之既有地區社會及其重整的相關討論，更遑論從文化景觀角度來掌握礦山實際狀況。

當異質因素進入某個空間，會出現促使異文化之間的衝突和融合等相互作用之領域。而這樣的領域將會是在地景觀與外來景觀交織出複雜關係的領域，隨著時間的經過，歷經破壞、遺棄、衝突、協商等各種狀況，生產出新的景觀，並且不斷改變。

本稿將立基於上述問題意識，透過與礦山相關因子之空間實踐，闡明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在空間上的各種關係，祈能對再次討論金瓜石礦山和瑞芳礦山之文化遺產價 提供拙見。

關鍵字：文化景觀 動態性 空間實踐 空間表象

Abstract

What should we value at the Jinguashi Mining Sites as one of cultural heritage? Does it value as a progressive of mining development? This seems to be correct. In fact, since the large-scale developments with the Tanaka-Office and the Fujita-Gumi were carried out, the amount of production always planned to enlarge.

It merely explains regarding the mines as one of development targets, however, it is fa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mines as the 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community suddenly constructed by Japanese, the old settlement lived by the ruled and its reorganization, and also people.

Invasion of a heterogeneous element in some space makes the newly territory wher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such as collisions and fusions are induced. This situation states as the territory where organizes complicated relations between existence landscape and foreign one. Through the various situations such as destruction, abandonment, collision and agreement, a new landscape will be produced and alter constantly.

1 關於此點深受虎尾科技大學黃士哲教授指點。謹此致謝。

The paper is to clarify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rule and the ruled through spatial practices by the actors regarding mining activities, and to offer knowledge to argue the value as a cultural heritage again.

Keywords: Cultural Landscape, Dynamism, Spatial Practices, Representation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金瓜石礦山與瑞芳礦山作為文化遺產具備何種價值？是否如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述，在於礦山開發這種發展性層面？就某方面來說這確實無誤。事實上自從田中事務所和藤田組進行了大規模開發之後，生產量確實持續擴大。尤其是日本統治時代的金瓜石礦山，產量凌駕佐渡金山，為東亞數一數二的金山。

然而此種現象只論及礦山之產業層面的說明，並未包含唐突出現以礦山城為中心的地區社會，以及轉變為受支配物質環境之既有地區社會及其重整的相關討論，更遑論從文化景觀角度來掌握礦山實際狀況。

當異質因素進入某個空間，會出現促使異文化之間的衝突和融合等相互作用之領域。而這樣的領域將會是在地景觀與外來景觀交織出複雜關係的領域，隨著時間的經過，歷經破壞、遺棄、衝突、協商等各種狀況，生產出新的景觀，並且不斷改變。¹ 所以景觀價 無法用進步史觀的觀點來說明。

這種思考景觀本身之生產性和動態性的觀點在於釐清多樣行為主體所形成之存在與相互關係性。也就是說，位於景觀內／外的人及與其相關之事／物，將其本身的空間實踐寄託在景觀當中。而這些實踐的相互作用可能會重整景觀的空間性。其中所展現的動態性，一方面是超越了偏重景觀之實體層面認知的視角，另一方面可說是多樣化實踐經常借著「景觀性」的觀點，同時闡明實踐的空間性之視角。

換句話說，這也是在以多樣要素構成的景觀中，超越可視／不可視、有形／無形等二元論觀點的方法，可以獲得一個更為正體的視角。本文將以金瓜石礦山之景觀為行為主體，關注在此進行之日常實踐和社會、政治實踐，考察礦山景觀之形成機制及其價值。

2. 金瓜石礦山開發簡史

金瓜石、九份一帶的社會環境據說從清朝後期開始出現。金瓜石在光緒年間（1875～1908）開始建造中國特有的建築樣式三合院住宅，開始整備水田，又設置了土地公廟（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2005: 30-31）。而人進入九份生活可以追溯到1840年代左右，儘管數量不多，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水田（台北市古風史蹟協會，1994: 13）。

來到19世紀末，這附近的農業景觀漸漸轉變為礦山。1884年（光緒10年）受清朝政府任命為臺灣巡撫的劉銘傳（1836～1896）開始於臺灣東北部建設連接基隆和台北的鐵路。

1890年（光緒16年），從事土木工程的人在基隆河裡發現了砂金。這個事件喧騰一時，許多人紛紛前往更上游挖砂金，隔年在九份發現了金脈露頭。自此，大量人口為了採砂金、挖金礦而湧入九份。因此清朝政府設立了金砂局，負責管理（唐羽，1985: 74-88）。當時採用的是鑑牌制²，向淘金、挖掘的人徵收鑑牌費。可是相對於這些收入，雇用職員的經費更加龐大，因此決定從1893年（光緒19年）1月至隔年6月期間，將該事業的營運轉讓給民間業者，委交五間業者採礦。不過之後由於業者的獲利大增，再加上1894年（光緒20年）又在金瓜石、大粗坑、小粗坑等地也發現了黃金礦

脈，於是清朝政府在同年6月以後再次將附近一帶列入政府管轄，並在瑞芳設置金砂總局，以及包含九份山在內的四間支局（臺灣鑛業會報，1925: 34-37），在政府管理下利用山河資源。

不過日清戰爭的結果，根據馬關條約清國將台割讓給日本。日本隨即設置了台灣總督府（以下簡稱總督府）、開始治理。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以產業化為目標，在台灣也不例外，推展了各種產業的開發，其中之一便是礦山的開發。然而，殖民地統治開始之後的台灣社會情勢混亂，清朝政府所設置得金砂局功能不彰，接連發生盜採現象。於是總督府於1895（明治28）年頒布了「砂金取締規則」和「鑛業規則」，對台灣人執行了暫定的採掘限制。

然而儘管如此，金瓜石和九份的盜採並未平息，總督府隔年，強制封山、禁止挖掘（金瓜石鑛山田中事務所，1916: 2）。此外總督府也命令技師進行調查，明確釐清是否為潛力礦脈、開發之可能性、將來計畫等。奉派到當地的石井八萬次郎與技師西村三木雄等人一同進行金瓜石山和九份山的測量調查，確認兩山存在多數潛力礦脈（石井，1896a）。在此前提下，石井考慮到地形和礦脈位置、設施配置等問題，從經濟利益以及作業效率的觀點，提出兩山整體開發之方法（石井，1896b），同時也建議將礦業設施配置於溪流匯流、坡度較徐緩之處（石井，1896a），並且提及可在位於海岸的煥子寮和水湍洞建設碼頭和倉庫³。

此種合理的空間計畫何以實現？關於這一點可以從西村的報告中一窺一二。關於礦山設施的地點，西村曾說到「眼前水田之處最為適當」，並且提及「苦於尋找建設之所（中略）擁有一萬多坪平地之該地乃支那人建設之金瓜石街，此地亦足堪

2 鑑牌制除了發給採取和挖掘者許可，同時也徵收鑑牌費。為了因應台灣人的盜採，藤田組之後援用了這種制度。
3 總督府技師之開發構想請參照波多野（2015: 50-70）

應用」(西村, 1896)。也就是說, 身為新的統治者, 他們認為既有的水田和住宅以及所屬土地都可以是收奪的對象, 這種機能性、合理性的土地運用概念, 支撐著石井等人的龐大開發構想。

接獲總督府技師等當地調 結果報告的總督府, 將金瓜石、九份一帶礦區分成兩個, 基 山以東之礦業權畫給由田中長兵衛領軍的田中事務所, 西側礦業權則授與藤田傳三郎的藤田組。而田中事務所自行將礦區命名為金瓜石礦山, 藤田組則命名為瑞芳礦山, 開始開發。這都是發生在 1897 年(明治 30 年)的事。

之後田中事務所和藤田組都動員了組織幹部(開發、行政事務)、礦夫等勞工, 還有其家族來到各自的礦山。田中事務所還在金瓜石礦山自行設置「飯場」, 也曾聽說有「飯場頭」和「流動礦夫」的存在。

來自日本的不只是組織或者與其相關的日本人。包括挖掘、選礦、煉製等礦山技術, 還有整地相關的土木技術, 建設工廠、辦公室、住宅, 以及其他設施之建築技術, 該建築的形態, 還有神社祭典等生活文化, 移動過來的事/物牽涉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層面。換言之, 隨著礦山的開發, 日式產業技術和文化蔓延在地理空間中, 正是一種將台灣農村聚落和淘金潮景觀改寫為日式空間的過程。

其中田中事務所先在金瓜石本山露頭附近重新利用割讓前台灣人所挖掘的坑道, 在此同時建設辦公室和住宅, 展開礦山事業。之後自 1900 年(明治 33 年)左右起, 在露頭以北下方較平坦的土地開始建設製鍊所, 在 1907 年(明治 40 年)左右前除了已經建設多處製鍊所, 還完成了各種工廠、辦

公室、住宅、醫院、警察派出所、小學等, 近代礦山城的雛形已然出現。另外在水湳洞也建設了溶礦製鍊所、發電所、住宅等等, 同樣在此打造了礦山城。另一方面, 希望在礦山會社謀職的台灣人也在田中事務所打造的礦山城中一隅形成了小聚落。

藤田組於 1897 年(明治 30 年)在九份設置辦公室和小規模製鍊所(現在的九份國民小學校地)、展開事業。但是就在其開業後不久, 打算居住當地的部分台灣人發動各種政治行動, 例如對設施縱火、盜採等等, 導致藤田組無法推展九份的礦山城建設和礦山事業, 只好根據地區切分礦業權, 逐漸將權利次第借與顏雲年等當地有力人士。結果在瑞芳礦山的九份一帶重整了多個台灣人聚落。而藤田組本身則在 1903 年(明治 36 年)年於煥子寮建設包含大型製鍊所、住宅、警察局、醫院等設施的礦山城(島根縣教育委員會, 2017)。

另外在 1899 年(明治 32 年)年, 木村久太郎的木村組以位於金瓜石山南側之牡丹山為中心, 展開武丹坑礦山事業。該礦山在明治 30 年代至 40 年代擁有較豐富的產金量, 新聞媒體等將其與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並稱「三金山」。但是以 1912 年(明治 45 年)為界, 產量銳減(野村愛正, 1938), 木村遂在 1913 年(大正 2 年)將其礦業權讓渡給田中事務所⁴。

以上簡述了田中事務所在金瓜石礦山的開發過程。在此基礎之下, 我們可將田中事務所與金瓜石礦山的關係區分為「割讓前」(1890 年代)、「總督府的構想階段」(1895 ~ 1896)、「頒布台灣鑛業規則至田中事務所開發初期」(1897 ~ 1899), 以及「大規模開發以後」(1900 ~ 1907)等四個時期。

4 田中事務所也嘗試過開發武丹坑礦山, 不過生產量不如預期, 後於 1918 年撤退。

3. 金瓜石礦山相關要素之變遷

接著，以下將根據上節中已明確化的時期區分，觀察金瓜石礦山各時期相關要素及其關係和變遷。

表 1 列舉了金瓜石礦山及其周邊開發過程的相關參與者。在這裡出現的參與者除了與金瓜石礦山利害相關的組織和人，也包含了地理要素和設施。地理要素、設施、利害關係人又可依照表 1 的分類〔2〕區分，其中個別要素列舉於分類〔3〕中。圖 1 以圖式顯示這些要素在每個時代中為何種關係。以下將從利害關係人的立場來觀察其與這些多樣參與者的關係。

首先「割讓前」存在的利害關係人有（51）清朝政府、（59）台灣礦山勞工、（60）台灣農民這三者。清朝後期漢人移居、形成了農村聚落。之後因為發現砂金和金礦，許多台灣人為了淘金而湧入金瓜石和九份。結果清朝政府設置了金砂局、導入鑑牌制，將礦山資源納入政府管理。藉此，台灣礦山勞工也被置於清朝政府的經濟控制下。也就是說，同時代的金瓜石有農村聚落和追求砂金／金礦的原始礦山聚落共存在此。農村聚落中設置的土地公廟，後稱「金福宮」的廟便顯示了此種共存狀態。

接著在「總督府的構想階段」中存在的利害關係人有（52）台灣總督府、（60）台灣農民這兩者。在這個階段中（59）台灣礦山勞工已被排除，原始礦山聚落逐漸廢墟化。此時總督府技師如同前述，正描繪著金瓜石和九份整體開發的壯闊構想，（60）期待在台灣農民使用的農地一帶建設礦業設施。因此，（52）台灣總督府可能排除了（60）台灣農民的存在，企圖將他們使用的土地納為礦業用地。排除台灣人和以掠奪方式取得土地為此時期的關鍵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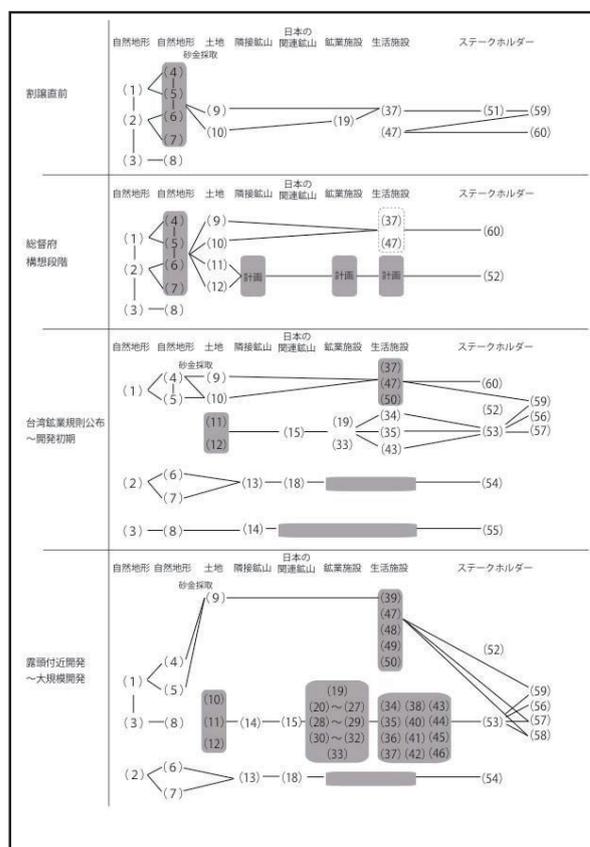
【表 1】 金瓜石礦山相關參與者一

分類[1]	分類[2]	分類[3]		
地理	自然地形	1 山(金鉱山)	金瓜石山	
		2	九份山	
		3	武丹山	
		4 河川(砂金)	外九份溪	
		5	金瓜石溪	
		6	内九份溪	
		7	大竿林溪	
		8	牡丹溪	
	土地	9 農地		
		10 台湾人居住地		
		11 鉱業用地		
		12 日本人居住地		
		隣接鉱山	13 瑞芳鉱山	
			14 武丹坑鉱山	
		日本の関連鉱山	15 釜石鉱山	
			16 佐賀関	
			17 日立	
			18 大森鉱山	
施設	鉱業施設	19 坑道		
	製錬所	20	第一製錬所	
		21	第二製錬所	
		22	第三製錬所	
		23	第四製錬所	
		24	第五製錬所	
		25	溶鉱製錬所	
		26	武丹坑第一製錬所	
		27	武丹坑第二製錬所	
		28 発電所	水力発電所	
		29	武丹坑発電所	
		30 運搬関連施設	軽便鉄軌道	
		31	架空鉄索	
	32	停車場		
	33 鉱業事務所			
	生活関連施設	34 役員住宅		
		35 職工住宅		
		36 飯場		
		37 茅葺住居(台湾人)		
		38 尋常高等小学校		
		39 公学校		
		40 病院		
		41 警察派出所		
		42 郵便通信局		
		43 山神社(金瓜石神社)		
		44 浄土宗布教所		
		45 倶楽部		
		46 酒保		
		47 廟	金福宮	
		48	慶福宮	
		49	福興宮	
	50	勸濟堂		
	ステークホルダー	政府	51 清朝政府	
52 台湾總督府			鉱務課	
53 田中事務所				
鉱山会社		54 藤田組		
		55 木村組		
人		56 日本人鉱山会社社員		
		57 日本人鉱山労働者(雇用)		
		58 日本人鉱山労働者(飯場)		
		59 台湾人鉱山労働者		
		60 台湾人農業従事者		
		61 中国人鉱山労働者		

繼續來到「頒布台灣鑛業規則至田中事務所開發初期」，與總督府技師所構想之計畫有兩點較大差異。第一是金瓜石和九份分割，將鑛業權賦予兩間不同鑛山會社。藉此，尤其是獲得九份鑛業權的（54）藤田組開始進行不同於總督府技師構想的鑛山城開發；第二，一方面階段性排除（60）台灣農民（波多野，2015），另一方面也容納了回流的（59）台灣鑛山勞工，在金瓜石鑛山、瑞芳鑛山都採用了這種方法。在金瓜石鑛山除了將（59）台灣鑛山勞工運用為苦力等粗活，也允許他們在有限土地上採取砂金。結果在田中事務所重點式開發的露頭附近出現了台灣人的居住地區，同時也設置了他們的信仰對象（50）勸濟堂之前身。由這些動向可知，日本人的鑛山開發地區和居住區還有台灣人的活動領域，不見得有明確的區隔。

另外在此時期金瓜石鑛山南側出現了武丹坑鑛山，與瑞芳鑛山形成三座鑛山鼎立的狀況。

「大規模開發以後」時期金瓜石鑛山內的利害關係人已經完全涵括於（53）田中事務所之下。透過農地利用相關的不平等契約（波多野，2015），迫使（60）台灣農民從當地農業活動撤退，另一方面（59）台灣鑛山勞工則藉由有力的台灣人納入（53）田中事務所旗下。（53）田中事務所所在距離露頭超遠處、有廣闊農地的土地上建設了多所鑛業設施和生活相關設施。此時（53）田中事務所允許（59）台灣鑛山勞工在工廠地帶附近的陡急土地的有限空間中建設他們的住處（住宅建設）。藉此，（10）台灣人居住地也被整合至（53）田中事務所的意向中。配合此措施，設置於露頭附近的（50）勸濟堂也搬遷到台灣人的新居住地。結果使得台灣人的定居更加深化，也建設了更多座廟宇。這代表著台灣人接受日本式的近代進行具主體性的整合⁵，以及保存儒教文化的企圖。



【圖 1】金瓜石鑛山開發各時期各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性

另外目前也已經確知此時期（53）田中事務所設置了飯場。這表示（53）田中事務所可能自行導入了飯場制度，同時在此制度下很有可能出現飯場頭或流動鑛夫等角色之存在。台灣人的定居化、（53）田中事務所直接管轄之人民的定居，還有流動鑛夫之流動性，呈現了複雜的相互關係。

此時，（10）台灣人居住地在（57）日本鑛山勞工（雇用）和（58）日本鑛山勞工（飯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該居住地建設漸漸完備，其中有用餐的地方、雜貨店、遊樂場等等。但另一方面田中事務所所設置的生活相關設施除了學校、醫院、警察局、宗教設施以外只有稱之為「酒

5 「主體性的整合」係指被支配者並非單純從屬式地被整合，而是為了確保自己的生活據點而進行「戰術」性的整合。

保」的販賣雜貨店舖和俱樂部而已。所以許多勞工為了追求更好的日常生活，紛紛前往（10）台灣人居住地。

田中事務所自行發行的攝影集、台灣日日新報等新聞報導、《臺灣鑛業會報》《日本鑛業會誌》這類鑛業會會報、總督府技師和技手的視察報告，還有主要由總督府鐵路部編纂、發行的旅遊資訊等，都是可以明確呈現鑛山表象的資料。

4. 金瓜石鑛山相關言論之分析

另一方面，金瓜石鑛山和瑞芳鑛山的樣貌又被如何呈現？

田中事務所發行了《臺灣金瓜石田中鑛山全景》（1903年）《金瓜石鑛山寫真帖》（1913年）

【表2】記載於旅遊資訊書的金瓜石鑛山以及周邊鑛山之內容

書名	出版年	編者/著者	地名	説明
臺灣鐵道名所案内	1908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瑞芳鑛山	數百の工場及家屋は階段を成して山下に連り精煉場の建築物は熾子寮灣を壓して風光爲めに一段の雄を加ふるを見る(後略)
			三金山	三金山相連り互に競ふて新式を採用し電氣、水力、蒸氣力に依り精巧なり機械を運轉し架空鐵索、馬車鐵道、電燈、水道の工事成り壯觀真に驚くに足るものあり其の他郵便電信局、小學校、病院、警官派出所、鑛民俱樂部等各種必要の機關を具備す。聞く如く大鑛山相鼎立し其の産額の多量なる世界多く其比を見ざる所なりと云ふ。
臺灣鐵道案内	1912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瑞芳鑛山	數十棟の工場及家屋は階段を成して山下に連り精煉場の建築物は熾子寮灣を壓して建てり。
			三金山	三金山相連り互に競ふて新式を採用し電氣、水力、蒸氣に依り精巧なり機械を運轉し、架空鐵索、馬車鐵道、電燈、水道等の機關悉く具備す。其の他郵便電信局、小學校、病院、警官派出所、鑛民俱樂部等の設けあり、(中略)大鑛山相鼎立し其の産額の多量なるは世界多く其の比を見ざる所なりと謂ふ。
臺灣視察手引き	1916年	杉浦和作	三金山	基隆より約二里基隆堡及び三貂堡あり一金瓜石、一を牡丹坑、一を瑞芳と呼び金瓜石は日本第一の金山にして牡丹坑と共に田中組の經營に依り瑞芳は藤田組の經營に係る
鐵道旅行案内	1923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瑞芳金山	停車場より北東一里、九份庄にあり、現に臺灣鑛業株式會社の經營に依り最近時局の影響を蒙り事業を縮小したりと雖も尚大正九年の産額二十二万九千圓に達せり
			金瓜石鑛山	停車場より北東一里三十丁、田中組の經營する處にして、大正三年武丹坑鑛山を併せ、其面積二百四十萬七千六百坪に及び、諸般の設備の宏大なると産額の多きは内地鑛山に比し、敢て遜色など、最近年産額、金、銀、銅及金鋼鑛を合し、其價格百十六萬三千餘圓なり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	1924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瑞芳驛	瑞芳庄は、(中略)瑞芳・金瓜石の金山を以て有名である。
			瑞芳金山	大字九份に在る。限に臺灣鑛業會社が經營してあるが、最近勞銀の昂騰に因り、採算合はず、事業の縮小するに止むなきに至つた。
			金瓜石金山	田中組の經營に係り、附近の武丹坑金山を併せ、鑛區面積二百四十萬餘坪に達し、其の規模の宏大なる、其の産額の多量なる、本邦屈指の金山である。最近の年産額は金・銀・銅及び金鋼・銅鑛を合し其の價格百十二萬八千七百餘圓に達してある。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	1927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瑞芳驛	瑞芳庄は、(中略)瑞芳・金瓜石の金山を以て有名である。
			瑞芳金山	大字九份に在る。限に臺灣鑛業會社が經營してあるが、最近勞銀の昂騰に因り、採算合はず、事業の縮小するに止むなきに至つた。
			金瓜石金山	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の經營に係り、附近の武丹坑金山を併せ鑛區面積二百四十萬餘坪に達し、其の規模の宏大なる、其の産額の多量なる、本邦屈指の金山であるが大正十二年以降金鋼鑛の乾式製鍊を廢して之れを内地に賣礦するに及んで甚だしく産額を減退した。最近の年産額は金・銀・銅及び金鋼・銅鑛を合し其の價格九十九萬二千餘圓に達してある。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	1930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瑞芳金山	大字九份に在る。臺灣鑛業會社が經營してある。
			金瓜石金山	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の經營に係り、附近の武丹坑金山を併せ鑛區面積二百四十萬餘坪に達し、其の規模の宏大なる、其の産額の多量なる、本邦屈指の金山であるが大正十二年以降金鋼鑛の乾式製鍊を廢して之れを内地に賣礦するに及んで甚だしく産額を減退した。昭和三年の産額は金・銀・銅及び金鋼・銅鑛を合し其の價格二百三十萬圓に達してある。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	1932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瑞芳金山	大字九份に在る。臺灣鑛業會社が經營してある。
			金瓜石金山	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の經營に係り、附近の武丹坑金山を併せ鑛區面積二百四十萬餘坪に達し、其の規模の宏大なる、其の産額の多量なる、本邦屈指の金山であるが大正十二年以降金鋼鑛の乾式製鍊を廢して之れを内地に賣礦するに及んで甚だしく産額を減退した。昭和五年の産額は金・銀・銅及び金鋼・銅鑛を合し其の價格四百六十一萬圓に達してある。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	1934年	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台北支部	瑞芳金山	(東北軒九)九份にある
			金瓜石金山	(東南軒七)二)臺灣鑛業株式會社の經營で鑛區面積五二一萬坪、昭和七年度の産額金塊六〇・四〇八匁、銀塊一一・六五一匁其他金鋼鑛、沈澱銅等約三五八萬圓に達してある
臺日ハイキングコース	1937年	臺灣日日新報	金瓜石コース	九份と金瓜石とは基隆山を界にして、西と東前者は舊式で而も有利な採取法、後者は新式科學的大工場は偉觀である。 注意 要塞地帯に付き撮影模写寫等せざること
台灣觀光の葉	1939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金瓜石金山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の經營で鑛區面積五二一萬坪、昭和一二年度の産額金、銀、銅鑛其の他を合せ二・七万匁、金額一、四三九万餘円。
臺灣觀光の葉	1940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金瓜石金山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の經營で鑛區面積五二一萬坪、昭和一二年度の産額金、銀、銅鑛其の他を合せ二・七万匁、金額一、四三九万餘円。
臺灣鐵道旅行案内	1942年	台灣總督府鐵道部	瑞芳驛	主なる建物 街役場、信用組合、基隆郡警察課分室、基隆炭礦瑞芳坑、台陽鑛業瑞芳坑、台陽鑛業瑞芳鑛業所、日本鑛業金瓜石鑛業所。 旅館 瑞芳鑛山ホテル(九份にあり)駅より七軒 八室 一・一五三円) 金瓜石鑛山ホテル(金瓜石にあり)駅より七軒 八室 一・一五三円)
			瑞芳金山	(名称のみ)
			金瓜石鑛山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の經營

這兩冊攝影集。前者始於露頭之開發初期，在後來開始於露頭下方土地建設多處製鍊所時發行；後者是除了製鍊所之外，多樣工廠設施、懸空索道、辦公室、住宅、醫院、警察局、郵局、神社等建設告一段落後，礦業山城雛形初現時發行。兩本攝影集都只刊載各設施的照片和設施名稱，並未包含文章介紹及說明。

台灣日日新報等也有許多新聞報導。如同前面所述，以產業化為目標的殖民地統治中，礦山開發為重要的國家事業。報導內容也相當多樣，但主要可分為產量、開發狀況、將來計畫等傳達產業現狀的文章，跟報導盜挖、偷竊、火災等受害狀況的文章兩種。兩者都不脫狀況報導的領域。

《臺灣鑛業會報》《日本鑛業會誌》和總督府技師及技手的視察報告更詳細地報告了現狀。在這些報告中也包含了總督府技師的批判⁶，但這些都是針對開發方針所發出的意見。

諸如上述發自礦山內部以及周邊的影像或者言論，都僅限於礦山開發的狀況。相對之下，旅遊資訊書則是企圖從礦山外側掌握的資料。當時許多旅遊資訊書都介紹了金瓜石礦山。記載了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及其相關記述的旅遊資訊書，根據筆者管見，約有表 2 的 13 點。其中 1908 年（明治 41 年）由臺灣總督府鐵路部編輯、發行的《臺灣鐵道名所案内》是台灣所發行的旅遊資訊書中最古老的一本，可能是鐵道部斷續發行的旅遊書原型（曾山毅，2003: 184）。該書詳細地記載了瑞芳礦山的相關資訊，並且介紹了藤田組在煥子寮建設的大規模製鍊所和設施群形成的壯闊景觀。另一方面，書中雖有金瓜石礦山和武丹坑礦山的名稱記載，但是並沒有關於這些地方的記述，並提到三座金山鼎立

的狀況舉世罕見。不過到了 1923 年（大正 12 年）發行的《鐵道旅遊資訊》之後，狀況一轉。在該書之後雖然同時有對瑞芳礦山和金瓜石礦山兩者的記載，但是關於瑞芳礦山的內容卻漸漸減少。1918 年（大正 7 年），藤田組以 3 萬圓將所有礦業權和持有的設備賣給顏雲年。而顏雲年設立了臺陽鑛業株式會社，開始經營瑞芳礦山，當時他廢棄了留在煥子寮的製鍊所和其他設施。這是因為顏雲年的開發方針採用舊式方法，放棄了近代方法之製鍊。其結果使得鐵道部讚揚的景觀不復存在。另外，廢棄了煥子寮設施的瑞芳礦山，自 1918 年（大正 7 年）至昭和初期有產量減少的趨勢，儘管是旅遊資訊書，書中卻說明了事業縮小的事實。另外在昭和初期之後，關於瑞芳礦山的說明只剩下地點和企業名稱，1942 年（昭和 17 年）只剩下礦山名稱的記載。

另一方面，關於金瓜石礦山的記述在 1923 年（大正 12 年）之後以礦區面積、設置在廣範圍的多數設施，還有產出額之大為主，1924 年（大正 13 年）由鐵道部發行的《臺灣鐵道旅遊資訊》中則評為「本邦屈指之金山」。關於金瓜石礦山，昭和初期之後所發行的《臺灣鐵道旅遊資訊》三期（昭和 2 年、昭和 5 年、昭和 7 年）中追記了 1923 年（大正 12 年）廢止乾式製鍊、導致產量減少一事。但是在昭和 10 年代還持續記載企業名、礦區面積、產量，可見遠比瑞芳礦山更受重視。

諸如上述，影響礦山表象之因素繁多，但儘管是以吸引觀光客為主要目的的旅遊資訊書籍，其內容也以宣傳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為主，完全未脫此領域。

6 田中事務所積極實施挖掘、擴張事業，總督府技批判其態度：「不得不說，金瓜石之挖掘專注於採鑛，採鑛等是均附之等閑。」（齋藤精一，1897: 298）。

5. 從金瓜石礦山看景觀形成的機制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金瓜石礦山的景觀形成與以下 3 點有關。

- ①建設理想礦山
- ②礦山形成的空間實踐
- ③礦山的表象性

①是總督府經過實地調 所提示的理想礦山樣貌，田中事務所對此有著戰略性的依存。

②是高舉①之理想，企圖排除台灣人，但結果日本人和台灣人呈非分離狀態，進而出現兩者統合，且台灣文化藉由廟宇建設等更加擴張的狀況。

③是礦山的表象層次。一方面完全沒有礦夫和台灣人的言語表象，同時透過田中事務所、報紙、會報、總督府視察報告等所形成之表象，自始至終都只報導礦山作為一項產業之開發狀況。一般來說會更詳盡說明當地魅力的旅遊資訊書普遍也記載著企業名稱、礦區面積、產量等，促進讀者理解，在此所傳達的事項都不出殖產興業的範圍。

接下來將試著觀察此 3 點之間的關係。

①—②

可以看出景觀形成之本質係透過空間實踐而不斷改變。首先在第 1 階段，總督府和礦山會社透過強權企圖建設理想礦山。在此所謂理想礦山是指近代、合理，可以最大限度活用空間的礦山。對總督府和礦山會社來說，正是因為這是新獲得的殖民地地方才可能實現。這種統治者意識清楚地呈現在總督府技師和技手的報告內容中。但是進入第 2 階段，有限度地承認了為了採砂金或挖金礦留在金瓜石和

九份的台灣人可以採金、居住，反而產生了殖民地礦山的特殊性。從廟宇增加的狀況也可以看出這一點，田中事務所認為，跟台灣人之間建立起協調關係，預計可更順利地經營礦山，同時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也成功地獲得了在金瓜石礦山內一定的權利。

①—③

此時的言論對於主張殖民地礦山建設之公正性發揮了強化的功能。在此所謂的公正性當然是對總督府和田中事務所而言，礦山開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開發實態上已清楚呈現。由此可看出日本的礦山本身對於台灣人來說發揮了象徵「日本」（＝近代化）的功能，同時也扮演著台灣人接納日式近代的角色。

②—③

上述希望建設理想礦山的總督府及田中事務所，和藉由言論積極宣傳（＝表象化）礦山開發，兩者為相互強化的關係，另外礦山建設的經驗性、實踐性過程，則出現了與言論不同的空間。簡單地說，那是台灣人對近代的接納，以及日本人對台灣生活的接納。前者係指台灣人對於總督府和田中事務所之排他態度引發政治行動，爭取自己的權利，確保居住的持續性。這不僅是獲得從屬於日本組織地位這麼單純的構圖，而是他們「戰術性」接納日式近代的結果。後者指的是企圖與台灣人共存、達到順利開發目的的田中事務所，容許廟宇所代表的儒教文化之必要性。起初表現出排他性的田中事務所，後來承認了台灣人建造廟宇，甚至建設住宅，因此形成了殖民地特有的礦山景觀。這種特殊性跟積極宣傳的礦山蓬勃發展實態，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6. 結論

金瓜石礦山的實態無法僅從完備的礦業設施、礦業技術之進步，還有透過設施和技術產出的礦石量來顯示。這些都僅僅是礦山的其中一個層面。然而礦山跟生產產品的工廠不同，同時也具備社會生活場域的功能。所以假如人的觀念和價值觀不同，就會引發破壞行為或者更強烈的政治行動，對景觀之形成造成莫大影響。因此，景觀形成的機制無法全用建設坑道、選礦所、製鍊所、輸送道等直接與礦業相關之設施的合理態度來說明，在利害關係人之間產生了多樣行為，在景觀形成的過程更發揮了重要角色，因應這些行為的出現，靈活地改變形成方針，才是景觀的動態能量所在。

參考文獻

1. 石井八萬次郎〈瑞芳金山視察要報〉（石井八萬次郎他《鑛山視察復命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1896a
2. 石井八萬次郎〈鑛山視察報告〉（石井八萬次郎他《鑛山視察復命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1896b
3. 波多野想〈開發初期之金瓜石鑛山空間整備—日本殖民地化台灣的鑛山景觀之形成—〉《土木史研究 演講集》Vol.35、2015、土木學會
4. 波多野想〈明治30年代瑞芳及金瓜石鑛山之設施與空間配置的實際狀態〉《新北市立金博物館學刊》第3期、2015、pp.50-72
5. Michel de Certeau, (山田登世子譯)《日常實踐的創造(“L'invention du quotidien--1. arts de faire”)》國文社、1987
6. 中華民國自然道協會《台北縣金博物園區金瓜石老鑛工口述史暨影像紀錄 期末報告~聚落地景篇》台北縣鶯歌陶瓷博物館、2005
7. 台北市古風史蹟協會《九份口述歷史與解 資料彙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4
8. 唐羽《臺灣採金七百年》臺北市錦綿助學基金會、1985
9. 〈本島最初之鑛業調 報告(上)〉《臺灣鑛業會報》第121号、1925
10. 曾山毅《殖民地台灣與近代觀光》青弓社、2003
11. 島根縣教育委員會《瑞芳鑛山、金瓜石鑛山與近代石見銀山》島根縣教育委員會、2017
12. 野村愛正《木村久太郎翁》木村國治、1938
13. 齋藤精一〈目睹臺灣瑞芳地方金山之現狀、對將來之淺見〉《日本鑛業會誌》、1897、第185號
14. 西村三木雄〈報告〉（石井八萬次郎他《鑛山視察復命書》）（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1896。